



体育背景下性别的理论化 ——论女性主义范式对女性体育研究的建构

Theorizing Gender in the Context of S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ports Studies within Feminist Paradigm

熊欢

XIONG Huan

摘要:在文献调研基础上比较了传统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实证主义范式、激进主义批判论、新马克思主义范式、解释主义范式以及文化研究范式对女性体育以及体育中性别权力关系的诠释,阐述了其各自特点。在批判的基础上,引入了女性主义研究范式,在结合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建立真正符合女性自身特点与利益的女性体育研究范式需要从认识论、方法论、理论进行重新构建:1)从认识论来看,女性主义体育研究要求回答的不是“什么是体育知识”,而是“为谁的体育知识”,这应该成为女性体育研究的出发点与目的;2)从方法论来看,女性主义体育研究要求从女性立场出发,以女性自我经验为基础,结合具体情境,采取多元的研究方法从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细微的、具体的、日常琐事的、真实的经历与感受来揭示体育中的性别权力关系;3)从理论来看,要避免以“男性主义”为核心的体育理论知识体系和视角来观察和解释关于女性体育的现象与意义,更需要从研究实践中发掘并产生关于女性体育新的理论,这应该成为女性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也是推动我国女性体育研究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女性主义;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认识论;方法论;理论

Abstract: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traditionally soci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s: positivist paradigm, radical critique, neo-Marxist paradigm, social definition paradigm, cultural studies paradigm,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 on women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sport. By rethinking and criticizing the limitation of these research paradigms to the studies of women's sport, it introduces feminist paradigm, which is designed for doing research on behalf of women'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ests. This research paradigm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women's sports studies through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theories that related to feminism: 1) epistemologically, it requires feminist sports studies to answer "what the sports knowledge is for" but not "what the sports knowledge is", which question should be the starting point of doing feminist sports research; 2) methodologically, it requires feminist sports studies, on the women's standing points, to rediscover the real gender power relations through exploring the concrete, detailed and real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of women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sport; 3) theoretically, feminists sports studies should avoid observing and interpreting women's sports phenomenon and meanings by using men-centered sports knowledg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New sport theories for women should be developed through empirical studies, and it is the direction as well as the forces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women's sport studies.

Key words: feminism; sports sociology; research paradigm;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theory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如今性别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简单和自然的元素,女性主义把性别已经放到了她们讨论的中心,对当今社会文化与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体育研究的背景下,性别不再被单纯地看作为一个自然变量(如同年龄、身高、体重),也不再完全是解释男女在体育运动中不同表现的“合理要素”。性别是社会与历史建构的一系列权力关系,但是如何具体地来考察和揭示在体育背景下的性别权力关系,如

收稿日期:2014-01-03; 修订日期:2014-05-25

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912SS13073)。

作者简介:熊欢(1979-),女,四川成都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城市研究, Tel: (020) 34728557, E-mail: hxiong99@126.com。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何在体育背景下,建构与发展(社会)性别理论仍然还不是
很明晰,这导致了目前很多对女性体育的认识与研究仍然
摆脱不了以男性思维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科学的束缚,造成
了对女性体育经验的曲解。本研究首先介绍传统的社会
学研究范式对女性体育以及体育中性别权力关系的诠释,
并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在此基础上,以女性主义为视
角,讨论如何从认识论、方法论、理论等层面建构真正符
合女性自身特点与利益的女性体育研究范式。

1 传统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对性别与女性体育的诠释

体育中性别问题的实证与理论研究主要来源于体育
社会学。体育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范式深刻地影响了这
一领域研究的发展历程。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在欧美(主要是北美)体育社会科学领域占主导
地位。70 年代以来,受到激进的批判主义影响,解释主义
范式与新马克思主义范式逐渐受到了关注。到了 80 年
代,在激进批判主义的继续发酵下,文化研究范式兴起,同
时,也促成了女性主义研究范式的成型。图 1 基本上反映
了传统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历程。传统的体育社
会学研究范式对于性别的观察以及诠释不仅引起了人们
对体育中性别问题的关注,也是对性别在体育中理论化的
有力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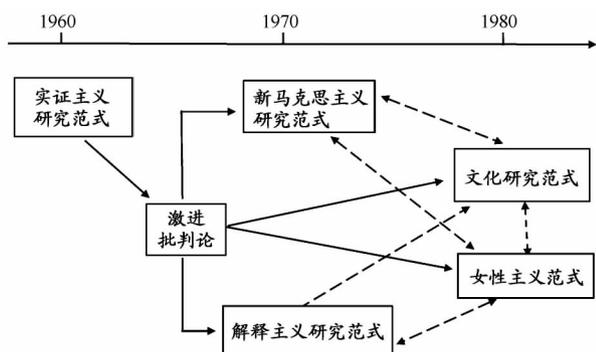


图 1 体育社会学主要理论研究范式发展示意图^[30]

Figure 1.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Theoretical Research Paradigms within Sport Sociology

1.1 实证主义范式

体育社会学在欧美的兴起是与实证主义研究紧密结合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实证主义大行其道,其理论及认识论是建立在“社会与自然同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观察和解释的”的假设基础上的。因此,其研究常常是采用演绎的方法,倡导建构普遍的理论,并使其在经验研究中得以验证。在实证主义范式下,研究体育的视角通常采用了系统论模式,体育被看做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对整体社会的顺利运转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体育通常被抽象化、整体化和理想化,而体育本身所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冲突矛盾、失范问题等通常被忽略。

性别虽然不是实证主义范式下体育社会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是,在一些研究中也会出现,比如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所关注的体育社会化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性别通常被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变量,而女性被看作为一种人口学的类别。在这个时期,首先所关注的女性体育的核心问题是性别角色的冲突及解决办法,特别是作为母亲和作为女运动员角色之间的转换。哈罗斯(Harris)的研究指出,运动员气质(athleticism)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是处于两个极端且两个相互对立的的文化元素,很多女性不参加体育运动就是害怕失去女性气质,而那些参加体育运动的女性常常遭受到“运动员”角色和“女人”角色的冲突和困扰^[21]。一些研究者认为,解决女性运动员角色冲突的关键是要减少人们对女性运动员女性气质的过分强调和要求,比如关于化妆、服装、男友、家庭的谈论等,还有一些主张减少对女性运动员运动能力的要求,不要过分强调成绩和表现^[12]。对女性运动员角色冲突的探讨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一轮对女性气质、男性气质以及中性气质的研究热潮。

其次是体育中性别社会化问题,即如何通过体育运动来学习性别角色,获得性别认同,从而有利于个人的成长和社会性别秩序的稳定。例如,马可尼(McCrone)特别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子学校体育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从社会化的视角解析了英国社会如何通过体育游戏和锻炼使那些中、上层阶级的妇女成为“健康的生育者”、“优雅的淑女”和“道德高尚的公民”^[29];司徒娜(Struna)在她所著的《好主妇和园丁,纺织者与无畏的骑士:美国早期体育文化中的中上层妇女》一文同样也揭示了美国早期女性体育活动来源于女性的日常生活、劳动以及各种生活经历,妇女在参与这些体育活动的同时也不断地强化了她们的自我角色、任务以及文化表现与诉求^[36],从而维持了社会性别秩序的和谐与稳定。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女性体育运动的参与与学术/职业表现的内在关系,认为体育运动对培养女性“认真”、“职业”的态度与精神很有帮助^[18]。

对体育中,性别角色和性别社会化的强调反映了这个时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体育社会学中的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体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性。然而,这种以整体论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并没有认识到性别角色、性别气质等是随着时代和文化背景而发生变化的,从而束缚了研究者对性别与体育文化多元性、多维度的探讨。

1.2 激进批判论

实证主义在体育社会学的统治地位在 20 世纪 60 年中、后期遭到了激进的批判主义的质疑。一些社会学家开始质疑体育整体论的观点,并开始反思西方社会中体育结构、过程、组织和行为的问题。这种批判思潮蔓延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体育中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

军国主义、殖民主义、过度的商业化、体育制度的腐败等都成为了批判家们批判后资本主义时代体育制度的核心内容。体育系统论与功能论也受到了深刻的质疑,他们否认体育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系统,拥有普适的价值观,而是一种剥削、压迫、不平等的场域。然而,正如英格汉(Ingham)所指出的,在这个阶段的批判主义缺乏理论的指导,很多批判只有尖锐的观点而缺乏对问题进一步的阐释,以及对问题解决的思考^[23]。激进批判论除了对理想主义、实证主义以及功能主义理论视角进行批判之外,还在方法论层面对当时在体育社会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以及抽象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论进行了批判,特别反对那些不合时宜的因果推论研究、动力机制模式研究以及用数字模型来衡量人类行为的研究方法。

对于体育中的性别问题,激进批判主义起到了关键性的启蒙作用。它用批判的眼光揭示了体育中大量的性别歧视与偏见,比如女性在奥运会中不平等的待遇^[34]、体育中性别分离主义(Separatism)^[9]、体育组织中女性领导的缺失^[5]、男女参与体育运动机会与资源不平等现象、体育中男性气质霸权^[38]以及体育中女性受压迫地位^[24]等。然而,理论的缺乏使得激进批判主义无法从根本上去解释体育中性别问题存在的根源。激进批判论更像是一种过渡性的思潮,没有形成一定的范式,但是它为其它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形成开启了大门。

1.3 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出现就是对激进批判主义的回应。新马克思主义范式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之所以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在此范式下进行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多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影响。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所关注的体育社会问题非常集中,即探讨工业资本主义的特点与体育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研究多采用历史辩证法,从历史的线索去追溯体育作为社会物质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如何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在体育研究中,新马克思主义范式还非常关注社会关系,比如阶级关系、性别关系、种族/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等。他们认为,这些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们参与体育的形式、内容和意义。

然而,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畴中,最优先考虑的是阶级关系。他们认为,其他的社会关系都是阶级关系的一种表现。由此,性别关系也是一种阶级关系,是社会生产制度的一种产物。在这种思路引导下,新马克思主义范式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1)资本主义体育制度对女性运动员的剥削;2)性别制度在国家体育发展中的角色;3)女性体育的自治权等问题。布雷(Bray)1983年发表了名为《体育、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一文,开启了女性体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它揭示了性别制度(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女性体育参与产生的深刻影响^[10]。

之后,比米西(Beamish)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分析了体育中的性别关系,认为体育中性别的不平等与生产方式的性别分工有着一定的关联^[6]。在方法论上,泰博格(Theberge)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则运用到社会行动中,这样才能看到女性在资本主义体育中受到双重压迫(资本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压迫)的根源,并寻求出路^[37]。新马克思主义范式使女性体育从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进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这对女性体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飞跃。然而,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虽然看到了性别制度对体育的深刻影响,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它仍把阶级制度和经济制度置于性别制度之先,换句话说,它把经济关系无限放大,在阶级问题的掩盖下,性别在体育中的文化属性被忽略。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也不是理解性别与体育的唯一背景,只是一个特殊案例。因此,新马克思主义无法全方位地揭示在其它体育文化和制度中的性别权力与性别关系。

1.4 解释主义研究范式

前文谈到了激进批判论对体育社会学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进行了强烈的反思和批判。解释主义研究范式是这种思潮的衍生与拓展。解释主义范式强调主体性问题,他们认为,个体有赋予他们所处的社会情境和社会行动意义的能力。同样,体育情形与体育行为的意义也是由社会成员定义的。解释主义范式主要关注的是体育中的小群体、亚文化、个体的互动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解释主义倡导用质性的研究方法比如民族志法、参与观察法、生活史以及个案研究等。

解释主义研究范式对于性别的关注非常少。它既不把性别作为一个变量,也不把它作为一个理论的类别。他们认为,性别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性别更多的是指女性。摩根(Morgan)就指出,社会学家倾向于把男性社会行为与社会阶层相关联,而把女性的行为与性别相关联^[31]。在解释主义研究者看来,女性的行为和经历是与男性不同的,而传统的视角总是把男性的行为和经历作为一个参照系,因此,对女性的理解也是在与男性的比较和对照中得出的^[8]。解释主义强调女性特有的体育经历,同时,也要求揭示体育运动对女性自我的特殊意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研究,他们用民族学的方法研究了作为亚文化现象的英国女性休闲活动及其在女性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维持女性从属地位的意义^[7]。然而,早期的解释主义研究者对性别的忽视,使得这种范式并没有很好地推动女性体育研究的发展。

1.5 文化研究范式

文化研究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应用受到了早期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深远影响。文化研究认为,文化与意识形态不完全是经济和政治的附属品,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过

程,同样也具有影响以及调节人类社会行为的功能。与实证主义把体育看做是一个抽象的整体系统,以及新马克思主义把体育看成是物质条件的产物不同,在文化研究的范式下,体育运动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实践。正如体育文化研究学家格努诺(Gruneau)所指出的,体育是一种建构的社会实践,这种实践的意义、象征、结构都是与人类自我(个人或集体)的塑造与再造紧密相联的^[16]。总之,文化研究范式认为,体育是文化产品的一种形式,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因此,也是变迁的。文化研究范式试图从体育的形式、体制与实践来展示和分析现今主流体育文化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性的情境中被打造出来的,而这种体育文化又可以以何种方式产生变迁。

性别是文化研究范式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要素与理论类别,它是除女性主义研究范式以外对性别问题最为关注的一个研究范式。文化研究强调文化反思,而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文化是文化研究主要反思与批判的对象。文化研究认为,父权制文化对男女皆是压迫。女性在服从于贬低和否定其自身的社会化过程中,学会了克制、顺从和沉默等消极的道德;而男性同样是统治者的囚徒和黑暗中的受害者,父权文化要求男人在一切场合都能展示出男子气概,这使男性永远处于压力和紧张的状态之中,只有摒弃父权制文化,男性与女性才能获得解放^[1]。体育文化是父权文化的重要代表,因此,成为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场域。文化研究在这个领域所关注的问题包括:1)体育在父权文化中性别文化的形成;2)女性体育作为体育亚文化的探究;3)女性体育的文化意义等。男性文化的体育建构研究深受康奈尔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研究的影响。康奈尔指出:“在西方社会,理想的男性气质多数是通过竞争性的运动而建构形成的。”^[13]飞利浦(Phillips)^[32]和曼干(Mangan)^[26]从历史文化研究的视角阐释了传统体育项目、男性气质以及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布赖森(Bryson)更进一步阐释了体育是维持男性主义文化霸权的场域^[11];韦森(Whitson)的研究从更加具体的元素,如肌肉、身体、道德、男人的担当、男性的权威等方面阐明了体育男性文化主导地位的形成及其对女性排斥的根源^[38]。由于体育主流文化通常被规划于男性文化的范畴,因而,女性体育文化通常被早期文化研究者作为亚文化来探讨,其中,比较有代表的研究是把女性作为体育文化事件中的旁观者、协助者或支持者来阐释女性文化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体育主流文化的维护和意义^[20];但也有学者指出,应该在主流体育文化之外为女性营造一个不一样的体育文化氛围^[22],而这种新的女性体育文化将成为改变体育运动的新力量。虽然与其它研究范式相比,文化研究范式更多地对性别文化、女性体育及其意义进行了关注,但是,由于其出发点仍建立在男性的视角与立场上,因此,不能完全理解和解释女性体育的核心与关键问题。

2 女性主义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批判

女性主义对体育的讨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蓬勃开展起来,除了在观点、视角和理论上对体育社会学有了新的突破以外^[3],80 年代起,女性主义开始寻求不同于主流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其出发点源于对传统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批判。

自 17 世纪以来,在西方知识界占统治地位的是启蒙主义认识论或者叫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从基础主义发展出来两个主要的认识论:实证主义认识论(有时也被称为经验主义或客观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研究客观存在的事物,因此,要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认识社会现象;与其相反的是解释主义认识论(有时也被称为现象逻辑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似之处,但社会科学的目标是理解而不是解释。法国哲学家孔德也是社会学的鼻祖,他认为对现实之认识只有靠特定科学及对寻常事物的观察才能获得。这也是 19 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所遵守的一个认识论的原则,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诞生也于此。女性主义研究则正是建立在对这种实证主义科学知识及其知识建构的批判之上。她们开始反思“谁可以拥有知识?”,“知识是什么?”“什么可以称为知识?”等问题^[35]。在体育学界,女性主义者同样也质疑了传统的体育研究和体育知识的所谓“科学”性和“客观”性,这种质疑甚至引起了体育学界在方法论上的一次“大反思”。比如格兰汉姆·麦克菲(Graham Mcfee)就提出,体育研究是关于人的研究,因为是关于人的研究,则更应该把体育参与者看为是“主体”而不是“客体”^[28]。

首先,女性主义对传统社会科学认识论的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女性主义者指出,传统的实证主义认识论一直受到了等级文化的塑造和渗透,且努力在维持那些嵌入日常生活的等级制度,比如父权制、精英主义等。因此,实证主义实际在维护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这种权力关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从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同时排斥了女性的涉入^[4]。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以男性为中心的偏见在研究的过程中遗漏了女性的经验和体验。比如,早期的医学和心理学等对女性体育运动的解释基本上都是站在男性的主体经验之上的,他们通过“数据”努力证明过度的运动会给女性生殖系统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他们所提供的关于女性体育运动的知识具有很强的男性中心主义。

其次,女性主义认为,社会科学中女性和女性经验无形化,并不单单是在研究对象和主题上对女性/性别的疏漏,而是价值取向上的男性中心主义。比如在传统的体育研究中,也会把女性作为一个人口类别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多选择量化性的研究,把女性体育经验数字化。研究的假设和前提并没有把女性作为主体,而是作为研究的客体。换句话说,他们通常把女性看作与自然物体一样,是

没有思想、没有主动性的“物体”进行研究。事实上,男人和女人所处的两个世界以及作为知识构成的两种经验之间并不具有同等地位,男人一直在用他们所建立的体育知识体系去解释女性的体育经验,其勾画出来的恰恰是男人眼中被歪曲了的女性体育。因此,女性主义体育学家认为,要真正认识女性体育,得到全面的体育知识,必须使女性经验浮出“知识”的表面。

再次,女性主义对传统社会科学的真理观进行了批判。实证主义强调存在无条件的“客观真实”。女性主义却认为,没有绝对的“客观”与“真理”。因为,人们的视角总是被设定的,从特定立场出发所创造的知识都只是“部分的真实”。比如在等级社会中,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视角的差异决定了他们认识的世界会有差异。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只是研究参与者获得的部分的、情境性的真理,而没有绝对的真理。她们强调女性主义认识论所承担且追求的是“部分”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比那些原本部分却要冒充普遍的知识更为可信。她们强调女性主义者只是致力于发现部分真理,而无意追求知识的普遍化,从而避免了扭曲他人经验的情况。总之,女性主义者认为,真理可能会有不同的版本,而并不是像实证主义所强调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如果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对立起来,只会使研究过程充满偏见^[2]。

3 女性主义范式对女性体育研究的建构

女性主义研究范式的出现是建立在对传统研究范式的批判基础上的,其批判的核心为:男性中心主义、女性经验的无形化或客体化以及女性主体性的缺失。因而,要建立真正符合女性自身特点与利益的女性体育研究范式需要从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理论层面进行重新建构。

3.1 认识论——女性主义体育研究的起点

什么是女性主义研究?有没有所谓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这都是长期困扰女性主义者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了很多争论。虽然对于这样的问题,很难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2],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女性有其感知世界,获取知识的特有方式和途径^[17]。然而,女性认识世界的方式和途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女性主义并不是一种专门的研究方法,而是指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和倾向。女性主义认识论具体可表现为三种形式:女性主义经验论(feminist empiricism)、女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feminist postmodernism)^[19]。

女性主义经验论强调倾听女性话语的重要性,并赋予女性经验在认知中的重要地位,主张借助女性的主动参与,建立反映自然和社会真实面貌的、客观的、无偏见的认识论。加拿大社会学家玛格丽特·艾奇勒(Margrit Eichler)在她的书中就强调了要坚持无性别偏见的研究方

法。她认为,传统认识论中过度强调一般性原则,对性别没有敏感度,双重标准、家庭主义以及性别二元论等都是造成社会科学研究中性别偏见存在的主要因素^[14]。女性主义认识论要打破这种偏见,就需要“制造”以女性真实生活和经验为基础的知识。女性主义经验论为体育领域对女性/性别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和认识论的基础,并应该成为分析女性体育行为(或体育行为中的性别差异)的重要起点。

女性主义立场论强调认知过程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坚持女性立场和价值取向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女性主义研究所发展起来的知识应该是为女性服务的,女性的价值取向不应该在男性宏大的叙事框架中被淹没和压制,而应该得到体现和理解。比如,在传统的休闲研究中,学者们常常采用“工作-休闲”的框架,在此框架中讨论休闲行为、模式与价值等问题。但是,这个框架却主要是针对男性的,对于全职家庭妇女来说,工作和不工作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说把家务劳动和照顾小孩看成是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工作的话,那么,传统研究框架中“工作-休闲”二元对立的假设对于这些女性来说也不适用。因为,对家庭妇女来说很难分出什么是工作,什么是休闲,如果把女性休闲研究放入男性的概念框架中,显然是不合适的。

后现代女性主义比经验主义、立场论都更加彻底地对已存知识产生了怀疑。她们对所谓的客观性和知识的政治权力进行了批判;同时批判了启蒙思想所推崇的“宏大叙事”,认为应该让不同种族、阶级、文化的不同女性讲述自己的故事,让她们所拥有的不同经验和不同需求得到呈现。后现代女性主义最强调的是知识的“情境化”,她们认为没有不含偏见的知识,也不存在压倒一切占绝对优势的知识形式,在她们的世界观中,知识与性别都被还原为一种权力话语,并在文化的建构中相互融合。

女性主义认识论作为一个哲学议题,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有增长之势,虽然有很多争论,但是总结起来,关于女性主义认识论有几个关键点:

1.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关键性主题是关于知识主体及其身份认同问题。谁可以成为认识知识、获得知识的人呢?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在知识上的重要性及其特定优势,同时也强调应该考虑性别、种族、民族、阶级、性取向等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人群加入到知识主体中来的可能性。

2. 客观性与女性主义立场论。女性主义认识论反对将实证主义作为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观点,认为知识具有主观性和观察事物的立场,也就说不同的立场所观察到的事物、思考的事物、认识事物是不同的。女性主义研究提倡要站在女性的立场来认识世界。

3. 女性内部的差异。女性主义认识论提倡在研究女性问题时,还要注意到女性内部的差异,比如阶层、种族、文化、地域等,不能以“主流”(有知识、白领、有话语权)经

验去概括甚至掩盖其它女性的经验和认识。

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女性体育研究的起点。如何把女性主义认识论运用到实际的研究中来指导我们的研究方法,提供具体的研究技术?如何把女性主义关于现实生活的思考在方法论层面得以实现并转化?这就涉及到方法论层面的问题。

3.2 方法论——女性主义体育研究的途径

方法论是指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为了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女性主义学者在对女性主义认识论进行辩护之后,还需要说明女性研究应该如何进行,这就涉及到了方法论的问题。虽然女性主义倡导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但是,女性主义在进行研究时,在方法论层面还是有其独特的观察事物和分析事物的视角。女性主义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区别于传统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3.2.1 新的理论来源——女性的经验

传统研究大多从男性的经验出发,只关注男性所关注的那些社会问题,而女性主义研究提倡要从女性经验的视点出发去界定需要研究的问题,并把它作为衡量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指标。女性经验是多样化的,来自不同阶层、种族和文化的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而这些支离破碎的主体身份是女性主义知识的来源。拉斯雷特(Laslette)和宋尼(Thorne)认为,女性的生活经验可以从多方面拓展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首先,女性个体的经验能让研究者把个人与政治的事务,私人的与公共的领域结合起来;其次,个体的经验能够揭示那些被传统科学研究实践所掩盖的意义;再次,个人经历可以展现女性在商业与全球化的社会中所处于尴尬、矛盾的境地^[25]。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的经验与男性的经验是不同的,而现实总是通过男性的眼睛被建构起来,关于女性自身的知识也是通过这种“棱镜”被扭曲地建构而成。因此,女性经验应该成为新理论的来源。

同样,在体育学领域,大部分知识和理论都是来自于男性的经验,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的经验与女性的经验不同,因此,要创造符合于女性的体育知识体系和认识途径,而不是以男性的身体体验与知识标准去衡量女性在体育中的表现与感知。比如,我们在做体育锻炼参与的问卷调查时,常常会有一个调查内容,就是锻炼的频率和强度,通常设计的答案是:一周锻炼 1 次、2 次、3 次、4 次、0 次;每次少于 30 分钟、30 分钟、1 个小时、1.5 个小时等。而对于“经常锻炼”的假设是每周 3 次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这个答案的设计显然就是以男性先验论来进行的。女性体育锻炼的频率不能用规律的锻炼次数和时间长度来反映,特别是对那些已婚的孩子未成年的女性来说,她们可能并不能做到每周都固定锻炼多少次,也不能保证在锻炼期间不被别的事情打扰到,保证不了锻炼的持续性。那么,1 周 3 次每次 30 分钟的“经常锻炼”这个标准显然很多

女性达不到,由此得出的:“女性体育锻炼参与度不高、兴趣不大”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妥的。除此之外,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甚至在不同季节中的女性,其体育锻炼的形式都不同。因此,女性主义研究强调一定要把女性体育经验纳入到研究框架中来。女性个人的体育经验是女性主义体育研究的源泉,通过揭示女性的体育经验,才可以了解到体育运动对个体女性的不同意义,同时,也才能揭示这些意义是如何在社会权力关系中形成的。

3.2.2 新的社会研究目的——为女性

哈丁(Harding)认为,女性研究的目标就是为女性提供她们所需要的社会现象的解释。传统的社会研究一直是为男性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解释,往往是关注如何从整体、系统、抽象的层面维护代表男性利益的社会秩序。而这些研究显然不能解决女性的困惑。新的“为女性”的研究目的是在传统研究以普适性掩盖“男性目的”的基础上进行的重要补充^[19]。

体育科学研究也是常常以“整体”、“普适”的原则,特别是在“战略发展”的框架中,掩盖了女性群体的特殊需求,以及她们对体育的认识和理解。比如,目前很多关于体育政策、战略、文化的研究的立场很清楚,都是站在“统治者”或者管理者的“制高点”,目的是为了维护和以男性为核心(或国家整体利益)的体育秩序、促进体育的发展。女性主义体育研究应该摆脱这样整体观的研究视角,强调体育中不同群体的差异性需求,体现体育中女性价值观,同时也要争取对体育现象解释的话语权。

3.2.3 新的研究主体——研究主客体的合并

在女性研究中,研究者的阶层、种族、文化、性别、信念和行为等必须置于她或他所描绘的框架中,研究者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以一个无形的、匿名的、权威的声音出现,而是表现为一个具有具体的、特定的欲望和利益的、真实的、历史的个体^[19]。

传统的关于女性体育的研究,总是在强调研究者的中立性与局外性,但实际上,研究者不可能在他们主导的研究中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女性主义研究接受并承认研究者的主观性、情感和社会立场。有些女性主义者甚至强调,在研究方法论中应该真诚地展现研究者的个体经验,这样才能让读者充分地感受到研究者的立场与价值观,是研究的重要一部分。比如,我们在进行女性休闲体育活动的研究时,作为女性研究者自己在休闲时间的安排、所遇到的障碍、个人的内心感受、与其它女性交流的内容都是研究选题的来源和最原始的参考。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论要求把这些内容真实地反映出来,表达出研究的动机和立场。

目前,西方女性主义体育研究中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就是:“研究者在书写自己的经验时,是否会感到不自在?”的确,很多女性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仍倾向于把自己的

经验和主观感受藏起来,而以客观者和局外者的身份,在理论的框架中对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压迫和抵抗进行分析。为什么女性主义研究者自己会被排斥在研究文本之外呢?普拉宾(Elspeth Probyn)认为,很多女性主义者之所以会有这种倾向,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情感会影响调查结果。普拉宾指出,对于女性主义研究者来说,情感其实是女性经验重要的部分,但是从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来看,情感是非正式的资料来源,因此,为了获得学术上的认可,很多女性主义研究者不得不掩藏自己的经验与情感因素,而采用“科学”的范式以及“学术化”的写作模式^[33]。这是目前女性研究者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她们渴望打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要受到男权主导的学术传统的束缚与影响。要重建女性主义研究范式,需要打破这种“客观”研究和书写的方式,从情感层面把女性对现实的认识与感受展示出来,并且说明研究者自身的情感与经验在研究过程中所起作用,这样才能摆脱现有理论的束缚,进而创造更加丰富多元化的女性主义理论知识。因此,我们在进行女性体育研究时,不要惧怕暴露研究者的身份,而更应该把研究者作为其研究的一部分。

3.2.4 新的研究内容——探索日常世界

从研究主题来看,女性主义主张从日常琐事出发,去反映女性的地位和现状。日常生活是社会问题的来源,比起抽象的社会规则和秩序,日常生活更加具体、真实。除此之外,女性问题总是与“琐碎”的事物相关,只有从这些传统社会科学所忽视的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才能够真实地了解女性自己。同时,女性主义研究应该具有独特的思维方法和叙述文本的方法,能够将人们的经验和行动的具体情境与关于社会运行组织和统治关系的说明联系起来。

体育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习惯。研究体育中的人与研究人体的一部分比如大腿上的肌肉是不同的。研究人在体育中的行为必须与他们身处的体育情境相关联,比如比赛的规则、体育行为发生的环境、体育行为所带来的结果等等。体育运动不仅仅是身体活动,还折射出种种社会关系、行为、文化等等。比如,在研究女性大众体育参与时,要关注的不仅是她们参与体育的动机、频率、形式、效果等问题,还应该更细致地描绘整个参加体育锻炼前后的故事(为什么参加体育锻炼、在其中遇到的困惑、挫折或是兴奋与满足等),并把它叙述出来。又比如,青少年的体质下降与学校体育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目前的研究都是战略性、政策性层面的。但如果人们从一个“琐碎”的事件,如女学生体育课喜欢聊天的问题,生理期对体育课表现的影响等,可能会得到更多真实存在的而又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学校体育教育问题。还比如在女性竞技体育现状与发展的研究中,目前一些西方的女性主义学者更倾向于研究女性运动员在赛场与训练之外的一些“非正式场合”的故事,如更衣间里的队员间的互动、在

保健室和队医的聊天等^[27]。她们认为,只有在这些细节里去寻找线索,才能够真实地展现运动员的想法与行为,也才能揭示女子竞技体育的症结。

3.2.5 多元的研究方法

一般而言,女性主义认为,不存在独特的所谓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她们倡导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但是,不得不承认,女性主义研究在方法上有一定的取舍和偏好。

首先,更加倾向于解释性的、定性的研究方法,比如深度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传记体式叙述研究(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Inquiry)、民族志研究等,其次,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还注重对具体情境的考察,在研究女性做出一个行为时,一定要先把这个女性的背景、她发出这个行为的场景进行考察和描述。比如,在研究女性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时,网球运动员与铅球运动员所处的社会情境是不一样的,她们走上职业道路的动机和路径也会大相径庭。如果把具体情境抛开去进行调查,则会失真;再次,女性主义非常强调研究方法中语言的作用。受常人方法学的影响,女性主义认为,女人之间的“闲话”(women-to-women talk)包含着值得发现的意义,而这些意义非常容易被忽视,因此,对语言的关注应该成为女性主义研究计划的核心,应该让被研究者群体发声;第四,女性主义学者提倡关注制度的关联,关注各种活动场景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研究女性体育时,不仅要把女性放入到体育制度中去考察,同时要考虑体育制度与教育、工作、家庭、健康保护等在体育之外的制度的关联并加以研究。女性主义者的经典口号“个人的即政治的”也是这种关注制度关联的最佳阐释。

女性主义提倡的研究方法不是某种单一模式,而是主张不同学科的融会贯通。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是跨学科性的,而其方法论也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女性主义体育研究(人文社科方向)本身也是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它可能会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等。因此,在研究的学科背景下,研究者们还需要采用最适合研究主题、最能达到研究目的的研究方法。

3.3 理论——女性主义体育研究的支撑与目标

女性主义理论是以社会实践中的性别问题为研究核心,其目的在于了解性别不平等的本质,探讨性别权力关系。体育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在体育中的性别关系,批判以男性主导的体育霸权,寻求女性在体育中身体的解放。女性主义存在许多支系,根据不同的目标,可分为自由女性主义、激进派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等。虽然女性主义产生于女性(女权)运动,但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运动或意识形态,而是一套完整的、多重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女性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几个观点或论调,而是改变了整个观察社会的角度^[3]。

理论在女性主义体育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理论是一系列观点的综合并且在实践中被充分验证,可作为解释和分析体育中所呈现的有关性别问题的依据。比如,在研究中发现,女性参与体育的积极性比男性小得多,为什么呢?如果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去分析,则可以用女性所获得的参与机会较少,公共政策为女性体育运动所提供支持不够去解释;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去分析,则会归因到男、女由于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经济地位的差距是限制女性体育参与的主要因素;如果用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去解释,则更多会认为这是父权制社会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进行控制的结果。因此,理论可以从不同层面去帮助我们解释同样的社会现象;其次,理论可开拓女性体育研究的研究视角,提供研究框架,给予研究方向性的指引。比如,批判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认为,体育建构了性别权力关系,并赋予了性别权力的意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进一步强调,这些权力是通过各种话语建构起来的,这包括医学、科学、技术、传媒的主导话语权。在这些论点的引导下,出现了一批关于“体育、修辞学与性别”的女性主义体育研究^[15],探讨了体育运动中针对不同性别的语言描述、纸质传媒中所传播的与性别相关的体育与健康知识、图像传媒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以及体育流行文化对性别角色塑造所包含的性别权力关系。

最后要指出,女性主义体育理论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研究实践中不断被充实、批判、重构。任何一个新理论的诞生都是建立在对前理论的继承、反思与批判基础上的。比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就是综合了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派的理论,既从经济制度也从性别制度去探究女性在体育运动中所受压迫的原因。又比如,女性建构主义是在对本质主义过分强调“性别的生理差异是导致他们在体育中表现不同的原因”这个论点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才会产生影响广泛的“社会性别建构理论”。从实践中验证理论,建设新的符合女性利益的新的体育理论是女性主义体育研究的目标和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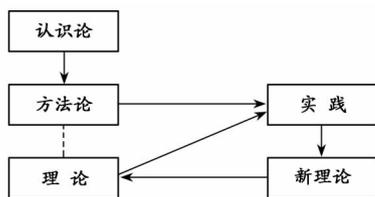


图 2 女性主义范式对女性体育研究的建构示意图
Figure 2. The Illustration of Feminist Paradigm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port Studies

4 结语

女性主义研究范式突出的是在认识论层面与方法论层面的女性主义意识、立场与视角,把这种意识、立场与视角带入到研究过程中,对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反

思、改良或重造,对原有的理论进行验证、重构或创新。在我国女性主义体育研究领域,女性主义方法、立场还比较缺乏,很多研究也都是在男性研究框架中进行的。这导致了关于女性体育的研究只停留在表面,更甚是对女性的体育经验的曲解,很难形成与女性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真正为女性的研究成果。女性主义范式对女性体育的建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完成:

1. 从认识论来看,女性主义体育研究要求回答的不是“什么是体育知识”,而是“为谁的体育知识”,这应该成为女性体育研究的出发点与目的;

2. 从方法论来看,女性主义体育研究要求从女性立场出发,以女性自我经验为基础,结合具体情境,采取多元(而非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从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细微的、具体的、日常琐事的、真实的经历与感受来揭示体育中的性别权力关系;

3. 从理论来看,要避免以“男性主义”为核心的体育理论知识体系和视角来观察和解释关于女性体育的现象与意义,更需要从研究实践中发掘并产生关于女性体育新的理论,这应该成为女性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也是推动我国女性体育研究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皮埃尔·布迪厄. 男性统治[M]. 刘晖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 孙中欣,张丽丽.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9.

[3] 熊欢. 身体、权力与性别——体育女性主义发凡[J]. 体育科学, 2010,30(8):14-26.

[4] 郑丹丹.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解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8.

[5] ACOSTA R, CARPENTER L. Women in athletics—A Status report[J]. J Health, Phys Edu, Recreat Dance, 1985, 56: 30-34.

[6] BEAMISH R. Materialism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gender-related issues in sport [A]. In N THEBERGE, P DONNELLY (Eds.). Sport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C]. Fort Worth: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7] BIRMINGHAM, ENGLAND UNIVERSITY CENTRE FOR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Women take issues: Aspects of women's subordination[M]. London, Hutchinson, 1980.

[8] BIRRELL S. Studying gender in sport: A feminist perspective [A]. In N THEBERGE, P DONNELLY (eds.). Sport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C]. Fort Worth: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8.

[9] BIRRELL S. Separatism as an issue in women's sport[J]. Arena Rev, 1978, 8: 21-29.

[10] BRAY C. Sport, capitalism and patriarchy[J]. Canadian Women Studies, 1983, 4: 11-13.

- [11] BRYSON L. Sport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asculine hegemony [A]. In SUSAN BIRRELL, CHERYL COLE (eds). Women, sport and culture[C].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1987: 176.
- [12] COLKER R, WIDOM C. Correlates of Female Athletic participation[J]. Sex Roles, 1980, 6 : 47-58
- [13] CONNELL R W.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84-85.
- [14] EICHER M. Nonsexist Research Methods: a Practical Guide [M].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6.
- [15] FULLER L K. Sport, Rhetoric, and Gen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s[M].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16] GRUNEAU S. Class, Spor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3.
- [17] HALL A. Feminism and Sporting Bodies: 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M]. Human Kinetics, 1996: 74.
- [18] HANKS M. Race, sex, athletics and education achievement[J]. Soc Sci Q, 1979, 60: 482-496.
- [19] HARDING S.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0] HARGREAVES J. Sport, Power and Culture: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Popular Sports in Britain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 [21] HARRIS D. The social self and the competitive self of the female athlete[A].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Sociology of Sport[C]. Waterloo, on, 1971.
- [22] HUMBERSTONE B. Warriors or wimps? Creating alternative forms of physical education[A]. In A M MESSNER, D F SABO (eds.) Sport, Men and the Gender Order: Critical Feminist Perspectives[C].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1990: 201-210.
- [23] INGHAM A. Sport and the 'new left': some reflections upon opposition without praxis[A]. In D M LAMBERS(ed.). Social Problems in Athletics [M].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6: 238-248.
- [24] KIDD B. The men's cultural centre; Sports and the dynamic of women's oppression/men's repression[A]. In A M MESSNER, D F SABO(eds.) Sport, Men and the Gender Order: Critical Feminist Perspectives [C].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1990: 31-43.
- [25] LASLETT B, THORNE B. Feminist Sociology: Life Histories of a Movement[M]. New Brunswick, H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7.
- [26] MANGAN J. The Games Ethic and Imperialism [M].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7.
- [27] MARKULA O. Feminist Sport Studies: Sharing Experiences of Joy and Pain[M]. Albany, US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 [28] MCFEE G. Ethics, Knowledge and Truth in Sports Research: an Epistemology of Sport[M]. London: Routledge, 2010: 4.
- [29] MCCRONE K. Play up! Play up! And play the game! sport at the late victorian girls' public schools[A]. In J A MANGAN, R J PARK(eds.). Sport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Women in the Industrial and Post-industrial Eras [C]. Exeter, U. K. : Frank Cass, 1987: 97-129.
- [30] MESSNER A M, SABO D F. Sport, Men and the Gender Order: Critical Feminist Perspectives[M].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227.
- [31] MORGAN D H J. Gender[A]. In R G BURGESS(ed.). Key Variables in Social Investig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3-53.
- [32] PHILLIPS J. Mummy's boys; Pakeha men and male culture in New Zealand[A]. In P BUNKLE, B HUGHES(eds.). Women in New Zealand Society[C]. Auckland: Allen and Unwin, 1980.
- [33] PROBYN E. Sexing the Self: Gendered Positions in Cultural Studie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34] SIMIRI U. Women at the Olympic Games[M]. Netanya, Israel: Wingate Institute, 1979.
- [35] STANLEY L, WISE S. Method,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in feminist research process[A]. In L STANLEY(ed.). Feminist Prax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20-59.
- [36] STRUNA N. 'Good wives' and 'Gardeners', 'Spinners and fearless riders': Middle-and upper-rank women in the early american sporting culture[A]. In J A MANGAN, R J PARK (eds.). Sport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Women in the Industrial and Post-industrial Eras[C]. Exeter, U. K. : Frank Cass, 1987: 235-255.
- [37] THEBERGE N. Joining social theory to social action; Some Marxist principles[J]. Arena Rev, 1984, (8): 21-30.
- [38] WHITSON D. Sport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A]. In A M MESSNER, D F SABO(eds.). Sport, Men and the Gender Order: Critical Feminist Perspectives [C].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1990: 19-29.

